

策府統宗

策府統宗卷七

詩經下

大小雅 大小雅之說諸家小有不同。孔疏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歌由政而興。體亦因之而異。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既不同。太師審其所述。分而別之。蘇氏轍則謂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也。朱子集傳謂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樂以盡羣下之情。或恭儉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有不可攷者矣。合數說觀之。大小雅之辨可以得其槩矣。

變雅

孔疏王政有大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詩體既異。樂音亦殊。王

政衰變雅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

雅頌失所

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及大戴禮投壺篇所歌八節。變風變雅皆溺於

正雅是也。葉夢得曰。季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之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於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之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於大雅。此失次之尤者也。此說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解雅之失所最真。至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歌之次第。此皆頌之失所也。若穆叔之不拜肆夏。則以頌溺於雅也。

宵雅肄三

問鹿鳴四。杜皇皇者華之詩。庶民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王應麟曰。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爲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

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爲小則夜誦之說非矣案古之行禮者皆朝行事況辟雍講學如此大事而至於夜乎

鹿鳴四牡皇華

毛詩納義

曰學者論鹿鳴四牡皇華者華當時只是燕羣臣勞遣使臣而作至後世乃以入樂

此說非也事是文王時事詩是周公作之觀此傳極爲分明傳言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德作樂即是作詩詩固樂之章也儀禮鄉飲酒燕禮用樂之節亦周公所定當時已以入樂欲使後世法文王之道何待後世始入樂乎正義曰鹿鳴四牡皇華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愚謂不獨此三詩卽下笙間所歌亦當同此也

食野之苹

苹

毛傳訓萍鄭箋以爲蘋蕭正義云箋以萍是水草非鹿所食故集傳主箋說嚴氏詩緝謂爾雅釋

草苹有二種一云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萍詳見采蘋一云苹蘋蕭此陸生之苹卽鹿所食也毛詩納義據說文苹下云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從艸平聲萍下云苹也從艸并聲萍萍互訓一依毛傳謂凡萍非但江湖始有雖潢汙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苹既野水有苹水落草枯雜於衆草鹿亦自應食之吉日詩漆沮之從傳云漆沮之水鹿鹿所生鹿固逐水草者矣此說曲體毛傳義亦可通惟孔氏申箋引草木疏云苹藥青白色似蓍而輕肥集則曰青葉白莖止倒易兩字而物色迥殊未詳孰正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毛傳云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

我者我則置之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按鄭注紫誓云至猶善也是知傳訓周行爲至道卽善道也鄭註鄉

飲酒禮引詩云嘉賓示我以善道義與此合至箋詩則義同卷耳不如從毛傳訓至道爲善此詩三章文法參差而義實相承首章前六句言我之敬賓後二句言賓之善我二章前六句卽接言賓之樂後二句又申言我之樂賓以明賓之樂我有以致之也傳於三章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盡其力蓋通釋全詩之義

食野之芩。毛傳云：芩，草也。釋文引說文云：芩，蒿也。按今本說文亦作芩，草也。當從釋文所引訓蒿爲是。首章食野之芩，爲續蕭卽續蒿。三章食野之芩，亦蒿屬。正與二章食野之蒿相類。足證古人因物起興，每多以類相從。四牡駢駢。毛傳云：駢駢，行不止之貌。按廣雅駢駢，疲也。行不止則必疲。與毛傳義正相承。說文裴往來裴裴也。廣韻作裴裴往來，貌人之往來曰裴裴。馬之行曰駢駢。其義一也。禮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鄭註讀如四牡駢駢，與匪匪義同。

周道倭遲。毛傳云：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釋文韓詩作倭夷。按周有大義，此當從朱子訓爲大道。倭遲，倭夷皆疊韻。引韓詩周道威夷，辟君章句曰：威夷，險也。廣雅威夷，險也。義本韓詩。威夷猶言銀鑣。說文廣雅並曰：銀鑣，不平也。不平故爲險。險阻者必邪曲。天台山賦：既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夷承九折，言正狀其邪曲也。說文透字註云：透，迤邐去之貌。音義與威夷並相近。邪曲則必紆遠，故義文轉爲長文。選謝元暉詩：威紆距遙。李善註：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胡行：行路正威遲。李註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詩字雖異而音義並相近。此當從毛傳歷遠之訓。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倭通作威，猶委虜通作威夷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地理志：郁夷。註引詩：周道郁夷。倭郁二字雙聲，故通用。此當爲齊魯詩。顏師古以爲韓詩蓋誤。又按說文倭順貌。引詩曰：周道倭遲。此又與韓詩訓險以相反而成義。

王事靡盬。王事靡盬，句風雅數見。盬字之義，毛傳以不攻致不堅固釋之。孔氏正義謂盬盬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證盬是蟲之害，器敗穀者，故爲不攻，牢不堅固之意。此說別無的據，恐係想當然之辭。呂東萊讀詩記：引董道云：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鹽，鹽苦而易敗，故傳訓爲不堅固。諸家多主此義。然以今說文攷之，盬字云：鹹也。古者風沙初作，煮鹽鹽字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一十六里，初無煮池爲鹽之說。且池鹽以風結成，並不用煮。董訓尤杜撰，不經。惟王尚書經義述聞：訓盬爲息。王事靡盬，謂王事靡有止息也。引周



官職人共其苦。職典婦功。辨其苦。良杜之春。鄭司農均讀苦爲鹽。呂氏春秋從師苦而欲學之功。高誘註亦讀苦如鹽會之鹽。以證古字。鹽與苦通。又引爾雅。棲憩休息也。以證苦有息訓。說似較舊解爲長。蓋以息義通之。鴉羽篇因王事靡有止息。故不能執稷黍四牡。因王事靡有止息。故繼嗣我日。各章文義皆可煩言而解矣。

嘽嘽駱馬。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駱。後儒皆從此訓。惟說文口部戶部皆引此詩而字義各異。口部嘽字云。喘息也。從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戶部疹字云。馬病也。從戶多聲。引詩曰疹疹駱馬。蓋說文於詩兼採三家。嘽嘽之訓。從毛詩也。疹疹之字。當是三家詩文。疹玉篇音吐安切。云方極也。引詩疹疹駱馬。與說文疹字註同。又曰字亦作嘽。廣韻疹。託何切。又叨丹切。疹嘽皆一聲之轉也。字又作嘽。漢書西域傳。王師驛驛說者。以爲卽常武篇王旅嘽嘽之異文。故師古註引詩作驛驛駱馬。說文手部揮字云。讀若行遲驛驛。然則驛驛本訓行遲。顏註驛訓喘息。與嘽同。疑亦本三家詩。是嘽疹驛三字音義皆通也。

不遑啓處。

毛傳云。遑。暇啓處居也。按爾雅。俚。暇也。俚。卽遑之別。爾雅啓跪也。郭註小跪。李巡云。小跪也。啓。當

爲跪之假借。說文跪。長跪也。段玉裁本作長跪。今按此詩傳跪字。釋文云。郭巨凡反正讀如跪。是毛亦跪也。跪通作蹠。史記滑稽傳。髡袒蹠蹠。徐廣曰。蹠音其紀反。與跪同。謂小跪也。蹠又通起。釋名。蹠。忌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也。又曰。起。啓也。啓。一舉體也。啓。一舉體。蓋卽小跪之謂也。古人坐與跪皆著於席。惟坐下其膝跪。聳其體爲異。而蹠與跪又微有別。係於拜曰跪。故說文曰。跪。拜也。不係於拜曰蹠。蹠爲兩膝據地。有危象。蹠則半跪有安象。故爲小跪。又曰。小蹠。說文曰。長蹠者。長通作蹠。方言。東齊海岱北燕之郊。蹠謂之長蹠。郭註。今東郡人亦呼長跪爲蹠。蹠是也。至蹠蹠之蹠。古只作居。謂足底著地而下其膝。聳其膝與啓爲小跪。不同。蹠雅訓啓爲蹠。據說文。長蹠也。啓當爲蹠之假借。非此詩之啓處也。啓處猶言啓居。據傳云。處居也。居爲尻之假借。說文尻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止也。凡人閒居之時。皆凭几而坐。傳訓處爲居。與說文訓尻爲處爲互訓。又

啓處采薇出車皆作不遑啓居。是知居卽處也。則知居非踣踞之踞。當爲尻之借字矣。

翮翮者

翮翮飛翹。離毛傳云。夫不也。鄭箋。夫不鳥之翮。謹者。離爾雅作佳。云佳其翮。郭註。今鴉。鴉卽鴉。

字。讀書記作鴉。文誤也。說文。離字云。祝。鴉也。從鳥。佳聲。又有隼字。注云。離或從隼。一曰。鴉字。毛詩。紉義。謂廣。

韻于平聲。隼字。引說文云。鳥之短尾者。總名。離字。注云。鳥名。于上聲。離字。引說文云。祝。鴉也。隼字云。鴉鳥也。是。

隼與祝。鴉判然二物。玉篇。乃混而同之。謂隼卽祝。鴉。不知說文。離或從隼。句。原有錯誤。蓋既云。從隼。則字當作。

隼。今乃作隼。不得云。從隼也。玉篇。離字。竟從隼作。鴉。又音思尹切。徐鼎臣等。不知辨正。而離與隼。遂以不分矣。

案采芑篇。厥彼飛隼。正義。引說文曰。隼。鴉鳥也。爾雅。鴉隼。醜。邢疏。引說文亦同。然則說文原本隼。下自有鴉鳥。

也。三字。隼訓鴉鳥。而離訓祝。鴉。與爾雅註合。是說文初不誤。校說文者。依玉篇而刪改之。誤耳。紉義。說是也。

皇皇者

華二句。皇皇猶煌煌。皇皇者。華小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耀也。朱子辨。說謂序得。

詩意。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案毛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程子。

曰。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玉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蘇氏轍亦云。煌煌之華。生千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惟其所。

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之憂。不忘咨詢。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

據此數說。則小序之意。亦謂使臣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耳。其非誤以皇皇者。華爲國家之。

光華也。

駉駉征夫

毛傳云。駉駉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按說文。駉馬衆多貌。說文。藥字。註讀若詩。華華征。夫。據韓詩外。

傳。說苑。引詩。並作華華。是知作華華者。韓詩。華華古聲。轉通用。猶孟斯詩。說說文作。華。有華氏。呂氏。春秋。

作有。僦也。說文。僦。行貌。據楚辭。招魂。豺狼從目。往來僦僦。王逸註。僦僦往來聲也。引詩。僦僦征夫。玉篇。僦往來。

僦。僦。行聲。引詩。僦僦征夫。作僦僦者。蓋齊魯詩。以經義求之。當從說文。訓爲行兒。爲是。僦僦者。謂征夫往來行。

兒也。駉駉華華。皆僦僦之同聲假借。

每懷靡及。毛詩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據毛傳無每雖二字。及據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語。因破毛傳和字爲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留。于事將無所及。孔疏並載兩說。而不辨其孰是。稽古編謂魯語穆子曰。懷和謂每懷。章昭註引後鄭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作和其作私者。亦卽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又末章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卽用以述毛于義允常。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旣破和爲私。又強解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解也。案此就鄭王兩家而言。懷私之說誠非毛義。然雖和靡及中間須增字。乃成文理。不若集傳以懷爲思于義較直捷而簡明矣。

周召共歌常棣。朱子詩序辨說國語富辰之言。以常棣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孔疏此詩自時成王之時。周公所作。召穆公重歌之耳。常棣二字。小雅常棣與論語唐棣不同。常棣爾雅云棣也。郭璞註子如櫻桃可食。說文謂之白棣。又有赤棣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天水隴西多有之。齊民要術謂北人呼爲相思子者是也。唐棣則爾雅所謂移也。郭璞註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陳藏器謂夫移無風葉動。花而後合。故詩云偏其反而。二木形狀迥然相異。藝文類聚乃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夢不煒煒。誤以唐棣爲常棣。丘光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云。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掌禹錫修嘉祐本草。于郁李條下引陸璣常棣疏而妄益之曰。一名萸李。合萸棣爲一木。李氏綱目遂謂鬱李車下李。常棣爲郁李之別名。則合三木爲一。其誤愈甚矣。揆厥所由。皆誤於俗間讀常爲棠。如漢書杜鄴傳引棠棣。師古註亦然。李喜註謝宣遠詩及曹子建親親表兩引詩皆作棠棣。棠唐音同。以致解二木者。輾轉而不清耳。孫奕示兒編辨此最明。



鄂不韡韡

集傳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案鄂說文作鄂承華者也。不鄭箋謂當作拊拊鄂

足也字又作跗詩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宋程正叔呂

伯恭皆主此訓以其于兄弟之義爲切也東晉詩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白華絳趺在陵之陬白華元足在陵之

曲或謂曰萼曰跗曰足均足與此詩相證然則不字當從箋作拊或從鄭夾深讀跌方合本旨若近世讀通骨

切則音與義兩失之矣又毛傳鄂有鄂鄂然言外發也集傳之訓蓋本於此但毛以鄂鄂連文釋經鄂字朱子

則以上鄂字爲句而以鄂然二字釋之亦與毛氏小異

脊令在原

脊令爾雅作鷕鷕毛傳云鷕渠也渠說文作鷕云鷕鷕鵲石鳥一曰鷕列陸璣詩疏謂大如鷕雀長

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以爲卽俗所謂雪姑其色蒼

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者是也漢書東方朔云辟若鷕鷕飛且鳴矣語本此詩蓋脊令之爲鳥喜飛鳴作聲行

則首尾動搖有急難之意故詩以興兄弟之急難此鳥又好巢於沙上東齊人謂之沙稽留稽亦留脊令之轉

聲也若上林賦註云庸渠似鷕灰色而鷕足吳都賦註作鷕鷕郝氏爾雅義疏謂別一物非此詩之鷕渠也

況也永歎

集傳況發語辭或曰當作悅李本曰況與悅同言朋友情雖愴怳亦但長歎而已御纂詩義

折中當有難時雖有良朋心相關切不過愴然長歎而已不能力救也蓋親疏厚薄理之自然良朋亦有兄弟

不能薄所厚而厚所薄也

外禦其侮

毛傳云務侮也案爾雅釋言務侮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及周論引詩皆作外禦其侮務卽侮之假

借務侮二字雙聲故通用務從攷聲與霽從諧聲正同以霽讀近蒙證之則務亦得議若蒙正與戎音協同在

東冬部蓋古字亦有數讀務本在尤幽部轉讀得與戎韻也荀子禮論曰薦器則有整而無縱註整之言蒙也

冒也汪中曰整蒙冒語之轉亦務可轉蒙之證劉原甫欲改戎爲戎以韻務失矣或疑蒙在東韻戎在冬韻東

策府統宗

卷七 經部 詩經



也。

烝也無戎。

烝毛傳訓墳。戎訓相。朱子集傳以烝爲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

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助字之義。猶毛所謂相也。戎協而主。反吳才老韻補。則以上文務字讀蒙

與戎爲協。考戎字在句末者。詩凡四見。旄丘三章與東同韻。出車五章與蟲螽忭韻。此章則與務韻。常武首章

則與父祖韻。元熊氏朋來五經說。謂此章外禦其務。當從左傳作侮。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並當音汝。崧

高戎有良翰。卽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卽汝雖小子也。可見古者汝戎同音。據此則集傳之協而主反。蓋亦

以務作蒙者。於義爲未安也。但朋友之誼。患難亦當相恤。直言不助。似乎忽然無情。御纂詩義折中訓

烝爲衆。訓戎爲事。言當外侮之來。每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事而已。不能出身爲禦。乃益見其不如兄弟也。

弟猶勝於相好之他人也。夫曰周旋解釋。勸其無事。朋友之誼亦盡而終不能爲禦。侮乃益見其不如兄弟也。

飲酒之飫。飲酒之飫。毛傳云。飫私也。與爾雅訓同。箋疏申之以爲飫禮。在路寢內。不在公朝。故爲私說。文飫字

作饌。云燕食也。引此詩。稽古編謂飫立而燕坐。二禮本異。許以飫爲燕。殆因詩本燕兄弟而說。飫故通名之。歟

今作厭。厭解則始於蘇氏。然厭飫字本作餽。餽飽也。乙庶從勺。段聲。俗因飫義與燕連。而燕厭音又相似。

遂謂燕飫爲厭。飯左傳。飫賜。杜註。解飫爲饗。唐韻亦云。飫飽也。厭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餽。於是飫亡其義。餽

並亡其字矣。案飫古與醺通。文選魏都賦。愔愔醺醺。李善註。引韓詩作醺。說文醺字下云。私宴飲也。亦與毛傳

訓合。顧氏玉篇。故以食多訓飫。以私訓醺。顧之意似以作醺者爲正矣。然說文于饌字乃引此詩。究當從作飫

者爲是。

神之聽之二句。

伐木詩神聽二句。毛公無傳。程子云。神之聽之。謂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于神明也。和謂相好

平謂不變。蘇民轍曰。先王不違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佑之以和平。王氏質曰。神且來聽。以

其和平亦有感動也。唐順之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水無拂逆之風。終于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

永無傾危之患。終于平也。數說不同。而神字皆作鬼神解。于下句語氣終覺不順。

御纂詩義折中神之

敬之也。聽之從之也。言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順受。彼此之心皆歸於和。且日聞善言。日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即於謙卑。德日進於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此從兩之字體釋而出。而終和且平。句文義乃暢然矣。

伐木 伐木丁丁。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鄭以爲此章追文王幼少之時。

結友之事。言文王未居位。與友坐。伐木於山。陟丁丁。然有聲也。說詩如此。可謂失之愚。

伐木許許。伐木許許。毛傳以爲柿貌。謂此章以伐木之有柿。喻人君之有朋友故舊也。朱子集傳。許許衆人共

力之聲。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勦力之歌也。與毛說不同。案許許說文引作所。所古許與所通。

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尙餘有幾。所師古註云。幾所猶幾許也。柿說文云。削木札樸也。從木市聲。陳楚謂檣

爲柿。史記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肺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

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漢書楚元王傳。臣幸託肺腑。字一作柿。附註亦以斫木之札釋之。是許許爲柿貌。非

毛一人臆說。若邪許之云。雖出于淮南。然小毛公亦漢人。且彼爲泛言。毛實經師。故訓似不必舍此而取彼也。

有酒。有酒。無酒。酤我。毛傳云。滑酒之然。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案說文。滑酒也。舊古縮字。周官醴齊縮酌。卽

此滑爲酒。必淩之漉之。去其渣。猶說文訓滑爲取水沮沮。卽今之渣字也。酤對滑言。滑必以暇時。酤之酤。則

可以猝爲之。當從傳訓。一宿酒爲是。說文酤一宿酒也。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鷄鳴酒也。釋文酤毛讀

如戶。說文同。今案酤當讀若良苦。苦戶音亦相近。苦之言鹽。謂酤也。酤酒之不暇。諸苦鹽之不暇。凍治也。酤

又通作沽。沽亦酤略之義。檀弓杜橋之母。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註云。沽猶酤也。是其證。

無酒。酤我。酤毛傳云。一宿酒也。鄭箋則訓酤爲買。正義申之曰。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若既有一宿之

酒。不得謂之無酒。此蓋以箋說爲長也。毛詩紉義。據說文酤下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謂酤字本有二訓。又說

文醴字下云。醴一宿熟酒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漢書。楚元王傳。王每置酒爲穆生設醴。師古註亦云。醴甘酒。少麴多未一宿而熟。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醕也。案醕與沽通。故有市買之義。但經文無酒無字。承上有字而言。言有滑酒則以滑酒飲我。無滑酒則以一宿酒飲我。不分有無。暇則燕飲爲樂。見禮意之厚也。如此說于義亦通。今朱子集傳則仍主箋意。

俾爾單厚二句

俾使也。爾指君。詩人爾其君者。歐陽永叔謂承上稱天以爲言也。單毛傳訓信。王符潛夫論引

此詩。單作亶。故毛訓爲信。鄭本乃作單。故箋訓爲盡。集傳謂厚君者無不盡。蓋用鄭氏說也。除毛傳云開也。鄭箋謂開出以予此。以除爲開。除之除也。釋文音詣。慮反。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朱子除舊而生新也。此以除爲除官之除。而音亦作去聲。稽古編謂集傳以除爲去舊。當作平聲。乃改訓而不改其音疏矣。况福祿之來。但欲其增新。何取於去舊。新舊積累。不尤爲福之大乎。案此說是以開除之解爲長也。然除舊之云。亦謂舊者將消。新者復來。有者乘除。然非盡去其舊而後謂之除也。且除讀平聲。與上下固庶之韻不協。以此議集傳之疏未免苛論。

吉蠲爲饌

吉蠲爲饌。集傳以吉爲醴。日。擇士之善。蠲爲齋戒滌濯之潔。意本毛氏義爲詳備。蓋古之祭者必先

擇與祭之士。然後卜日卜吉。然後有祭期。而七日齋三日戒。與凡祭器之洗滌。宗廟之掃除。無所不致其嚴潔焉。故曰吉曰蠲也。蠲說文音圭。呂覽臨飲食必蠲。潔高誘註謂蠲讀如圭。周禮蜡氏註蠲亦作圭。緣三家詩皆作吉。圭惟饌故有此音。而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臺卿註訓圭爲潔。是圭之與蠲古不特音同。義亦無二訓也。饌說文云酒食也。從食喜聲。說者謂酒食可喜之物。故其字從喜字。亦作饌。商頌大禧是承傳曰禧黍稷也。周禮饌人大卿註云。饌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註則曰。謂炊黍稷曰饌。皆各依文爲訓。其實由黍稷而炊之爲酒爲食。其事相貫。饌本酒食之稱。因之名炊曰饌。名黍稷亦曰饌。引伸之義也。

于公先王

毛訓公爲事。謂四事之祭。往事先王也。案周之追王。雖止大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



武成稱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皆稱先王。外傳不啻稱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爲十五王。皆是此詩言先王足兼諸蠶以上矣。傳義不必易。

俾爾戩穀。毛傳云戩福穀祿。案爾雅戩福也。方言福祿謂之祓戩。是戩古訓福之證。說文戩滅也。爾雅滅盡也。盡之義兼美惡福者備也。盡與備義近。故戩亦得訓福。降爾遐福。箋遐遠也。案遐與遐聲近而義同。爾雅遐大也。說文遐大遠也。遐訓遠者。當卽遐字之假借。遐又與胡通。遐胡雙聲。逸周書諡法解並曰胡大也。士冠禮永受胡福。卽此詩遐福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使機智日用。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譁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其身必以厚生爲本。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合百官與庶人而言也。

羣黎百姓。箋云黎衆也。本釋詁文集傳改訓黑。而以秦黔首證之。然訓黑者本作黎。黎訓履黏。或借爲黑義耳。況用秦言以解周詩。何如徑遵周公之爾雅哉。

如月之恆。毛鄭訓爲月上弦。此古義也。釋文云恆字亦作邕。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則此恆原與訓常之恆音義各別。嚴緝爲恆無咎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案恆本作恆。說文云常也。從心從舟在二之間。胡登切。天保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恒訓。徧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恆從月作邕。因訓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俗作恆誤。

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箋以或者未定之辭。此歸美君上不當言。或故轉爲有。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云母或作好。邕王之道毋或作惡。邕王之路高誘註曰或有也是或與有古字通。

靡使歸聘。集傳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御纂詩義折中。戍事未定。則當一意前往。無使歸問室家。蓋不欲以衆事累其心也。案下章我行不來。不知有身。此則不知有家。若言無人可使歸問。是猶不能國爾忘家也。

歲亦陽止。毛傳云。歷陽月也。鄭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爲陽月。正義釋傳謂毛以陽謂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蓋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毛詩紬義駁之曰。毛果以陽爲十月。直曰陽月可矣。何以言歷。且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是無陽矣。何能解名爲陽月。夫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言歷至生陽之日爲十一月。案正義申傳誠與毛公意違。然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是十月之爲陽月。漢儒皆如此訓。鄭箋云云。殆本董說。實較毛傳爲長。故朱子集傳因之。

我行不來。毛傳來至也。鄭箋來猶反也。武進臧氏據爾雅釋文作不來。說文引詩亦作不來。謂是詩本作不來。故釋訓以不來釋不來。也。今毛詩作來。爾雅作來。皆失其舊。陳氏左海經辨謂爾雅釋詩之字。多與毛異。與三家詩合。本可專執毛以繩之。毛詩古文多假借。韓詩多以訓詁之字代經。如陳風誰謂予美。美韓作媿。周頌無此疆爾界。文選註引韓詩界作介。此則毛今而韓古。釋言遙述也不通。卽邶風之報我不述。此亦爾雅古而毛詩今。然則采薇之我行不來。毛詩用本字也。我行不來。三家詩借字也。爾雅據三家以不來釋不來。聲近爲訓。說文來部稱詩曰不來。不來卽爾雅之文。其重文俟云。或從之。今省作俟。然俟訓大義與至反訓違。謂爾雅俟之失舊是也。謂毛詩由後人改竄爲來。蓋不然也。此辨甚核。足正臧氏之誤。

小人所腓。腓詩字中凡三見。此篇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避。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從傳。獨此詩謂當作疐。孔疏申之以爲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不當有避患義。故易之朱子集傳因以疐字爲正解。而兼存程子如足之肥足動則隨而動之說。董氏適呂氏祖謙嚴氏粲諸家大指皆同。程訓三解不同。案腓字亦作疐。班孟堅幽通賦安滔滔而不疐。曹大家註亦訓疐爲避。與毛傳合。則避義當

係古訓其所謂避者蓋以車之爲用戰則以資衝突行則以蔽衣糧止則以爲營衛君子之用者何人所恃以禦寇規非規避異避之謂也是箋雖破字而施爲依陰與避字仍可互爲補備不得有避患云云此自孔氏之誤傳意不如是也至隨動之解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說載大全可不必據之以立幟矣象弭魚服毛傳象弭弓反末所以解紛也鄭箋云弭弓反末警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著解響初宜滑也李氏輔平據釋文弭弓反末警也謂如釋文則傳有警字箋言弓反末警者即據傳文成句以傳解紛不言何物之紛故申之曰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著解響初宜滑也明此紛爲響上之紛也案毛鄭說皆樸澀沈晦不若朱傳以象骨飾弓弭爲象弭一言言簡而意賅矣紛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云弭弓無緣可以解響紛者或謂當從紛爲是然紛與響通具有結義解紛即解結似不必援許陸而改毛也魚獸名集傳云東海有之其背上皮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韃矢服此即徐堅初學記所載毛之起伏常千里應潮者也

于彼牧矣

于彼郊矣

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牧異地然統言之皆可名郊此詩首章言牧次章言

郊箋云牧地在遠郊是郊即牧也疏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又引白虎通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可見遠郊者即牧地周禮載師職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斯其證矣然則近郊但可名郊遠郊可名牧又可名郊箋疏合兩章郊牧爲一非無據也集傳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朱子不信爾雅此却泥之太過

彼旗旐斯

集傳引曲禮及楊氏說以爲旗即朱鳥旐即元武以下章之旂爲即青龍檣古編謂曲禮前朱雀而

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陣之法非旗幟之名也與周禮司常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大司馬文義不相應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百官載旗郊野載旐以曲禮之左右前後合之則交龍爲旂即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王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亦應分列左右不應專爲左翼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矣軍吏實載之軍吏是諸軍帥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偏爲右翼於義何取且鳥舉之旗爲在前之朱鳥而百官者乃鄉大夫以其屬衛王何以當前驅龜蛇之旐爲在後之元武而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

義卒何以當後勁。此皆難爲之說矣。案此右鄭箋戰法之訓。故據周禮以相躐。其實鳥隼曰旗龜蛇曰旐交龍曰旂。毛傳具有明文。稽古編謂其始於崔靈恩。亦覺失攷。

王命南仲。王毛鄭皆謂殷王。蘇氏轍乃以王爲文王。而以下文紂爲天子。朱子初說亦從傳箋。謂王爲商王。命爲商王之命。後始改爲今說。攷文王爲西伯時。有伐犬戎事。然不應稱王。及成康則皆無伐玁狁西戎之舉。至宣王時。雖有薄伐玁狁。蠻荆來威之詩。而所命之將則方叔而非南仲。似王字宜從舊解爲安也。南仲之名。他無所見。惟竹書紀年載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與此詩合。而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又與相戾。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凶爭權。而國分。南仲卽其後。泌語本逸周書。其以爲禹後者。殆因夏本紀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故也。至泌子平。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爲赤龍孫。仲爲紂將。若然。則南仲乃殷後。非夏後矣。此恐無稽之談。

城彼朔方。毛傳于上文往城于方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此句云朔方北方。不確。指爲何地。孔疏申傳亦以朔方爲北方之太名。朱子集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蓋因宋靈夏在漢爲朔方郡故也。或疑靈夏爲今甘肅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邪岐近地。皆淪于夷狄。南仲雖良將。豈能于一年中窮兵至北垂。連平二寇乎。況漢之朔方。或借詩語以名其郡。未可據以爲殷之朔方也。毛詩紉義又引左傳。蕭愼燕毫吾北土也。之文。謂武王克商未下車。卽封黃帝之後于鄆。鄆卽燕也。明商末雲中九原爲中國地。南仲之城未爲深入也。案水經河水又東逕朔方城。故城東北。酈註以詩城彼朔方爲證。是酈氏之意。亦謂漢朔方卽此詩朔方。集傳之說不爲無見也。

畏此簡書。集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問簡書二說。朱子曰。後說爲長。爲以後說載前。前說則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案左傳管敬仲言於齊侯。請救邢以從簡書。非詩本意。集傳本之。故自謂未的。



檀車輜輶

杖杜三章

檀車輜輶

傳檀車役車也

正義以檀木爲車

案檀木中車材故伐檀曰坎坎伐檀

若以檀

爲車材卽名檀車鄭註攷工記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楓將亦謂之榆車檀車耶竊謂毛意檀車卽棧

車蓋聲轉耳周禮地官序官廋人註杜子春讀壇爲廋方言廋或曰踐是壇廋踐皆聲近可通借壇從廋聲檀

亦從廋踐從彳聲棧亦從彳則棧亦可通借矣又何草不黃曰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檀車棧車傳同訓役

車是檀棧同物之證或謂毛無破字之例非也傳雖不破字而以假借作訓如甲狎湯蕩覺直單信之類則字

已從義改矣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役不同毛以棧車爲役車者同無革輓故也攷工記註役車

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亦可寢左傳逢丑父寢於輶車輶卽棧也

卜筮偕止卜筮偕止箋釋偕爲俱案廣雅皆嘉也蓋皆嘉一聲之轉字通作偕魚麗詩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

矣賓之初筵詩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此詩卜筮偕止偕亦當訓嘉嘉卽吉也謂卜與筮皆吉也

占遠人者以近爲吉故下卽云會言近止矣

會言近止會言近止傳會人占之攷會合之字皆從人說文人三合也禮族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傳云會人

占之蓋古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各以一人掌之卜筮皆三人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

註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周官九筮筮參其一謂占必三人參之也士冠禮筮人還東而族占註族衆

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國語三人成衆族占亦卽三人占之義又國語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韋昭註會會三大

牢也會三大牢謂之會三人占謂之會其取義於三合一也若但以爲卜與筮會則上已言卜筮偕止不須復

言卜與筮會且傳不得言會人也又案爾雅釋言集會也說文人讀若集又曰合人合也三口相同爲

合是皆會爲三合之證說文集字正作彊云羣鳥在水上從彊木彊從三隹亦有三合之義又案周禮筮人九

筮九曰筮環環之言還也蓋筮征夫之還期此詩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卽筮環之語

笙詩六篇總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

笙詩六篇總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

笙詩六篇總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

笙詩六篇總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

笙詩六篇總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

笙詩六篇總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

笙詩六篇總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



歌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王氏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九曲。亦有聲無詞。至朱子集傳。謂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其說尤著矣。乃呂東萊詩記。嚴華谷詩緝。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爲非有無之無也。案黃氏云。古者亡卽無字。亡其辭之說。出于毛公。毛漢人。漢世以亡爲無。如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詩記之辨。指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歌鹿鳴之三。謂鹿鳴三篇。可與簫相合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以亡爲亡失之亡。不知國語言以辭鹿鳴三詩。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詩緝之辨。謂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辭。故惟有序所言之義存。不知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俱存。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詞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然則紛紛補亡之作。夫亦可以不必矣。

六笙詩有聲亡詞辨。笙詩六篇。無詞安得有詩。有詩必有詞。不得云無詞也。有其義而亡其詞。此七字。毛公所著。非詩序本文。蓋孔子夏時六詩尙存。遭戰國及秦而亡耳。陸氏德明曰。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則其爲有詞也明矣。自朱子作詩集。傳讀亡爲無。謂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諸篇。於南陔以下六笙詩。但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攷儀禮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註新宮小雅逸篇。三成三終也。賈疏云。特言下管新宮。乃始笙入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邱光庭兼明書曰。新宮文王詩。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與南陔白華同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有詞也。而亦曰笙。而南陔六篇。獄無詞乎。鄉射命太師奏狸首。鄭註狸首逸詩。曾孫也。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騶虞狸首有詞也。而亦曰奏。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試更以周禮難之。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大夫奏采。士奏采。是旣然矣。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奏肆夏。昭夏。紳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杜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